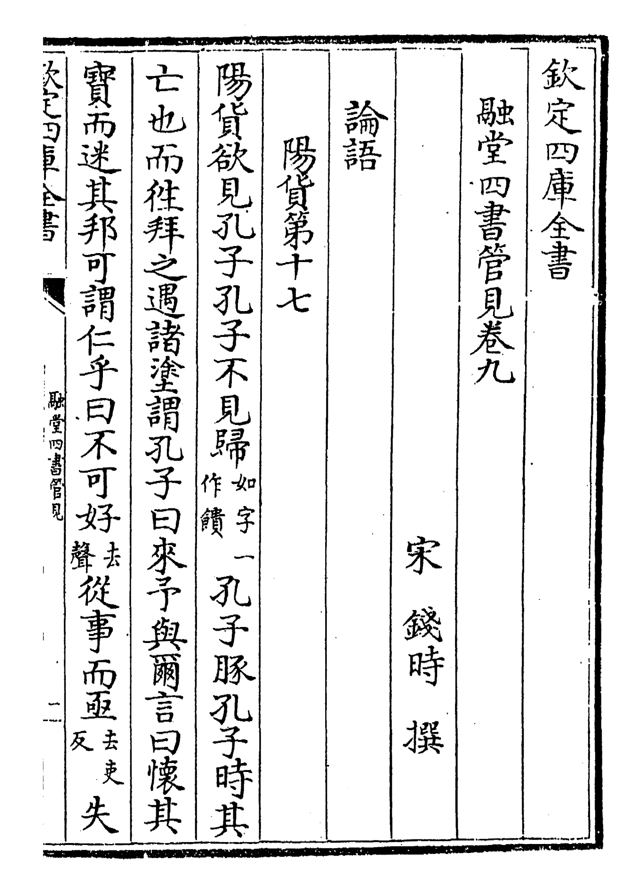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九

宋 錢時 撰

論語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如字一作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去聲）從事而亟（去吏反）失

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歳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貨瞰孔子之亡而歸豚欲致孔子之來也時其亡瞰其亡之時也懷寶謂懷藏道德迷其邦謂不救邦國而迷亂之也亟數也兩曰不可孔子答日月逝又貨語也

禮際苟善夫子未嘗絶人陽貨意欲見之不名而冀其自來又瞯亡而以物致之不誠甚矣設仁知兩端且欲諷切而挽之夫子亦豈果於忘世甘於失幾者可以仕則仕特不可以身苟狥人耳吾將仕矣之語婉而不激

直而不倨聖人所以見惡人之道辭氣含蓄如此哉先師謂此不書陽貨瞰亡而獨書孔子時其亡大關典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性無所不善其初豈相遠哉由所習之殊遂若天淵之隔耳性非人力所可為也性習字學者所宜明辨而究心焉

子曰唯上知去聲與下愚不移

習而相遠夫人皆然也惟上知與下愚則斷然不移上

之不移於下下之不移於上氣質昏明自然而然不因習而遠也或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謂之不移何也曰既聖矣安得狂謂設若罔念則亦轉而狂耳若狂者進取則與下愚不同聰明過人才識過人惟其不得中道而處又不得聖賢為之依歸所以狂也斯人於此能回一念則矢去川決功用豈易量哉下愚之人其氣昏塞其迷顛倒頑然罔念謂之不移如此而已雖然性則無不善也惟其罔念是謂下愚苟克念焉亦安

有不可移者兩章言性極明備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華板切爾而笑曰割鷄焉於虔切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絃琴瑟也莞小笑貌喜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

君子學道則知仁民愛物之方小人學道則知尊君親上之義治古之世所以教化盛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此耳安得以邑小而不用哉子游宰邑明絃歌之

即道夫子所以喜而戲以發之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音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音扶）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末無也末之言無所往也豈徒哉言不徒然召我東周來都也）

弗擾執權臣以叛而能召夫子殆必有說豈徒然哉周之東遷王綱掃地聖人拳拳斯世不啻焚溺惟恐不用耳如有用我者吾豈為東周之事乎斷不其然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恵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恵則足以使人任倚仗也

本心上有纖毫私意如何行得此五事能行五者於天下即為仁矣恭則誠寛則裕信則實敏則不懈恵則溥

佛肸音許密弼切名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力刃

切不曰白乎涅乃結切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親猶自也磷薄也涅染皁物也匏瓠也繫者繫於一處也不食不飲食也

子路恐其磨涅耳豈知聖人有所謂不磷不緇者哉惟其如是是以能轉移乎物而不為物所轉移也危邦可入亂邦可居出入無疾縱橫無礙而不能纖毫為己害也子路學未進此見南子則不悅弗擾名又不悅佛肸名又以為不可夫子於是不得已始發堅白之義焉且

至堅莫如金而其堅則可磨此所謂不磷者何物乎至白莫如雪而其白則可湼此所謂不緇者何物乎惟曾子有一唯之悟故亦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其不可尚知其不可尚則知所以為堅白矣嗚呼是聖人之事也

子曰由也女（音汝下同）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去聲下同）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去聲）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

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所以致知徒好而不學心有所蔽有所蔽則所好雖善而為害反大矣不知其方故愚役志於外故蕩諒故賊訐故絞不明義故亂負氣不屈故狂後二條正規子路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音扶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令人感動故可以興備著得失故可以觀不流於邪故

可以羣不溺於私故可以怨以至人倫物理靡所不該而詩之德備於此矣

子謂伯魚曰女音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平聲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為者習行其事也

正始之道莫切於二南治國平天下此其樞機也這裏有不盡分處則觸事皆礙如面牆而立矣如之何而可行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鐘鼓特其具耳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何物哉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學者無徒曰玉帛鐘鼓云

子曰色厲而内荏（而審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穿穿壁窬踰墻）

内不足而偽為於外此穿窬者之心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與愿同鄉原鄉人之愿者）

鄉原賊德孟子傳之詳矣使過惡暴著猶有時而改也

衆皆悦之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非德之賊歟

子曰道聽而塗説德之棄也

學貴於自得非自得雖師友淵源未免有差況道聽而塗説者乎是自絶於德也故曰德之棄棄比賊差緩見得鄉原病根最深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平聲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鄙者庸陋暗淺之名患得之所患在

於不得也患失之所患在於易失也

庸陋暗淺之徒規規然只自為計耳方其患得百方以自媒及其患失百方以自固不幸而在廷皆若人也不亦殆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疾病也肆謂不拘小節蕩則全無禮度矣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闘於血氣矣直謂質樸徑行詐則内懷欺偽矣

風氣日變世降愈下雖古人不好處今亦不復有矣況所謂賢者乎皇極之民好是懿德雖不中不遠此夫子所以歎也古之疾乃今之賢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去聲下同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芳服切邦家者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利口者變亂是非柔佞媚悅而善惑也自古傾覆邦家罕不由此而世主往往甘心焉邪之足以奪正淫之足

以亂雅有如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且曰聖讒説
難壬人他可知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夫子發予欲無言之旨所以與之言者深矣子貢平
日正墮言語窟宅一聞斯訓乃索然無所倚仗小子
何述幾於可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誠
何言哉子貢將從前伎倆一時掃下好向何言處會

取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辭以疾而不使之聞之安知孺悲不以夫子為果疾乎是無益也訪知夫子之非疾而謬以疾稱乎是不誠也取瑟而歌意明而教行矣孺悲隱心自省必有為之凛然者愚舊説如此後聞諸先師謂孺悲親承聖訓已幾於道來見夫子特不與之言特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此

正夫子妙音知風雨霜露無非教則知此妙音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音基下同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祖官反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音扶下同稻衣去聲夫錦於女音汝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音洛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期周年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者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已止也旨亦甘也懐抱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宰我聖門高弟輒謂期為已久嗚呼忍哉忍忘其親而以禮壞樂崩為慮何者而謂之禮樂也於女安乎之問警之深矣曾不少省遽答曰安夫人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者非可偽為也至情深痛皇皇然若無所容於天地雖欲不然而自有不能不然者予也獨無人心也耶苟有人心

安得而遂忍於此也曰子生三年又曰三年之愛於父母非謂當如此相報所以深責宰我者耳愚嘗觀孟子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一章則三年之制廢闕已久恐期喪之説亦非宰我創為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

博弈之不美甚矣聖人豈真以為賢哉以博弈為猶賢極言無所用心者之可罪也心之本體與天同運自强

不息所以配天可無用乎雖然心不可以無用又須求所以用心之地非所當用是真無用耳學者謹之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義以為上是謂大勇不然則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矣謂之勇可乎子路平生這箇氣象處處發露後來卻煞做工夫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去聲下同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如字

者惡居下流而訕（所諫切）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古堯切）以為知（去聲）者惡不孫（去聲）以為勇者惡訐（居謁切）以為直者（訕謗毀也窒不通也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發人陰私）

不能樂善獨好揚惡安於下流及好訕上固是可惡所貴於勇與果敢者以其能行義耳勇而無禮只是血氣果敢而窒愈無忌憚此夫子之所惡也其實則徼乃以為知其實則不孫乃以為勇其實則訐乃以為直此子

貢之所惡也夫子之心溥廣大無偏子貢之見明疑似必辨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去聲之則不孫去聲遠去聲之則怨

不必專言僕妾凡女子小人皆然也近之既不孫遠之則又怨將安所處乎夫子此語正是欲人就其中思所以處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反己而求庶乎其可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去聲焉其終也已

年四十則終身之事體定矣是故學貴於及時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受辱

或去或奴或死疑各不同而夫子斷之曰三仁其論諫而死非激也不可以不諫佯狂為奴非詐也不可以不奴抱祭器而去非忘宗國也不可以不去各當其分耳

是之謂得其本心使本心上有纖毫欠闕所行必有不慊處安得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去聲）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於虔切）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獄官 黜退也）

使吾枉道以求合耶則不去可也若直道而去何所往不遭黜哉風節凜凜堅如金石非安於義命者不能後世一跌而遂喪其守者可以觀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不能用謂景公不能用也

如用之雖不季孟之間可也待之縱厚而不能用與所謂犬馬畜伋者無以異況若景公之所云乎意可見矣孔子遂行

齊人歸如字或作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音潮孔子行

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齊人懼犂鉏請先沮之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

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女樂之受是齊人之間行也况遂三日不朝乎不足與言也明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去聲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

故歌而過其車前也鳳以比孔子言不能隱為德之衰來者可追言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下者下車也

接輿亦可謂果於忘世矣纔說鳳德之衰便是不知聖人覩其辭旨有若指迷塗然者於戲知幾其神尚須接輿之言哉欲與之言將有教也乃反趨辟其自信不疑抑又甚矣不得與之言聖人殆有深惜之意記者特書之

長沮七余切桀溺乃歷切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音扶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平聲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平聲對曰然曰滔滔吐刀切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去聲下同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音憂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音武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蔡津濟渡處執輿執轡在車也子路下車問津故夫子執轡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

也憮然猶悵然

易易亂為治也

二子蓋久聞夫子之名者是知津矣譏夫子熟於道塗而不知止也誰以易之言天下已不可為諷子路不若捨之而從己也聖人豈不知天下之不可為哉若遇有道則何用易振斯世之頽綱扶人極於已壊故不得而辭其責耳誘曰不可為而遂果於忘世則捨斯人而同鳥獸之羣可不可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徒吊切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音直）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音嗣）之見（賢遍切）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上聲）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音紀）知之矣（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大倫也）

接輿直言從政之殆桀溺直欲為辟世之徒而丈人者

辭盲含蓄與輿溺異矣子路一見而起敬夫子一聞而知其為隱豈偶然哉然其為不知夫子則一耳使子路反見將以教之至則行矣何去之速也子路既不見其人遂以不仕無義誚之且彼止宿之時長幼之節固未始廢棄之何而欲廢君臣之義乎是自潔其身而亂天下之大倫也君子之仕豈有他哉行其義耳道之不行豈不知之而不敢一朝安焉為是故也子路發此數語反覆激昂必所得於夫子者丈人也庶幾聞之或謂後

路下有反子二字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去聲下同）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去聲下同）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記稱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

中清者能潔其身也中權者能達其變也然隱居放言

比之中倫中慮則不及矣中倫者言與理合也中慮者行與志合也然降志辱身比之不降不辱則不及矣志節凛然卓絶千古豈易可及哉然而論聖之時則未也故無可無不可必吾夫子而後可

大音泰師摯適齊亞飯扶晚切下同干適楚三飯繚音了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徒刀切武入於漢少去聲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漢漢中少師樂官之佐干繚缺武陽襄皆名也

人皆曰樂賤工也觀魯之衰諸人踰河蹈海而去識高見遠雖後世有位之士未必能爾乃知古人於此事甚重往往賢者居之非後世樂工之比也夫子學琴於師襄可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陸本作弛詩紙切）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猶懈也宗族姻婭皆親也以用也大臣與君一體徒具位而不用則怨大故謂惡逆）

不施其親齊家之道大臣不怨正朝廷之道故舊非大

故不棄厚風俗之道不求備於一人廣人才之道四事大抵皆忠厚周公傳家之訓在是而魯之子孫不能守也果能守安得踰河蹈海而去也哉相次而書殆有深旨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烏瓜切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周之人才顯然著稱者多矣而此八士未白於世故特記之

融堂四書管見卷九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

宋 錢時 撰

論語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者順天理之自然無幸生

苟免之意耳非謂必於死也義者利之和哀敬者喪祭之本於此不苟亦可以為士矣先師曰祭則人心自敬喪則人心自哀此敬此哀不思自生皆道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於虔切下同能為有焉能為亡無同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這裏非卓然一定之守則孰為有孰為無哉是故執德不可以不弘信道不可以不篤弘則不廹篤則不懈力學之要旨也子張斯

言亦是他見得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平聲下同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可者與不可拒擇交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大賢之事也以是責之初學則過矣拒字微峻子張所以起論學者雖不可不以子張之言為心且當以子夏之

言為法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異端曲學亦豈無可觀然非大經大法所以建用皇極者安能達之天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乎故君子不為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亡同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去聲學也已矣無謂己所未有能謂己所已能

子言溫故而知新又以不遷怒不貳過贊顔子之好學與此所亡所能異矣子夏於道有覺為之不厭必不道此二字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不博則狹陋篤志者心誠求之也問不切則泛濫近思者以身體之也先師云子夏好論精微而未識皜皜之妙知及方知仁守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造作之所致

如善戢者致人之致

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學之而覺覺所固有何以致為哉猶云厥脩乃來非謂得之於外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或曰不能改過是以文答曰惟其文是以不改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盛德之至自然儼自然溫自然厲本末始有變也隨所

望即所聽而各不同耳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厲猶病也

有所為於天下而使之盻盻然疑其上如之何而可哉所謂信非空言所可結也事實素著人心自孚耳後世有施信布信之論似非聖人氣象盤庚登進厥民敷心腹腎腸亦晚矣信而後諫不特君臣也凡交際之道莫不然

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德者得也踰過也閑所以止物者洞明吾之所得者大兢兢仁守豈可踰閑若夫通於藝文習於度數之類乃小有得者此非所急但出入乎其間可也故夫子亦云游於藝又曰則以學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色賣切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彼列切矣君子之道焉於虔切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倦即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精義入神之妙不離日用之間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自有不言而喻者初何本末之異哉謂可以當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所在不能如之何子游之言殆離而二之矣君子之道孰為先而傳孰為後而倦譬諸草木乃可區别之耳君子之道則焉可厚誣也有始有卒是盡得此理者其惟聖人乎深歎子游之未曉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所以行其學者也子夏設爲仕而優餘力則學抑學而優餘功則仕乎人多不務學而急於仕斯言所以警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臨喪不哀固不可而有意於致哀抑豈情性之正哉先師謂夫子哭顔淵而慟初無致哀而止之意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立行大抵過高而不務實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則事在威儀容貌耳必不能相規相警向本心上做工夫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良心之動自然而然者莫過於親喪是故獨有此事不待勉强也自致猶云自盡推是心而爲學則無不誠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其父獻子名蔑

用舊人守舊政宜未為難也夫子論孟莊之孝獨於此稱其難能何哉只為作聰明喜紛更者鮮能念先人之舊典以致敗乃公事墜乃家聲者多矣於此二事守而不渝非深體親心不能爾也夫子所以特稱之孟獻子有賢譽亦是可以不改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

上失其道無以統屬斯人之心故輕犯法正可憐耳奈

之何得其情而忍喜也一有喜心非疾惡而峻刑必逞威而輕殺哀矜勿喜四字真有視民如傷之意治獄者之龜鑑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卑下之地也紂之不善初亦不如此之甚只為居於下流而衆惡歸焉是以至此極耳故君子必擇所立身之地也所立者善人未必從不幸而為小人之淵藪則以類至者如順

流而下矣吁可畏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平聲）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最說得好葢觀瞻所係與庸常不同纔有一點過失人便指目然則不甘心以小人自命而人以君子望之者曷思皆見之可畏而嚴於自律哉雖然過即改之改則君子如初人皆仰之如初初不以其嘗有過而遂不許之為君子也味皆仰之言又豈

可輕自棄乎

衛公孫朝音潮問於子貢曰仲尼焉於虔切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如字下同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於虔切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公孫朝衛大夫焉何也焉不學言何所不學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是故夫子於禮於樂於官名以至於師襄之琴無所不學也何常師之有哉子貢答焉學之問則辨矣

生知之聖有非學於人而得者惜未及之

叔孫武叔語去聲大夫於朝音潮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及肩言低七尺為仞言高夫子之云猶言如此說夫子非謂武叔也

子貢為人大抵聰明發露必有動人耳目者故武叔竟以為賢於仲尼宮牆之喻切矣宗廟之美及百官之富

自顔曾而下鮮能窺見者矣況他人乎故曰得其門者或寡此語却是子貢平時善看夫子深知地步未到處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去聲也無以爲猶言莫如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自絶言毀夫子乃自絶耳無傷於夫子也量分量也

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則其毀仲尼不足怪也真知若日月之照臨則不毀矣與之辨何益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去聲下同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去聲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階砌級也立植立也道教導也行聽順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鼓舞也和雍睦也榮光榮哀人哀之也

子貢最善形容夫子或曰宮牆或曰日月或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而孟子獨斷之曰知足以知聖人汙豈聖

人之為聖有非形容所可盡而所可形容者乃其所謂汙者耶觀此一語見孟子所到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來代切）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

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咨嗟歎聲歴數歴象更易之數猶云世數也本心虛明無偏倚是之謂中允執者守而弗失之名非真有物之可執也舜亦以此命禹辭見虞書曰予小子下湯誥之辭履湯名也玄牡黑牡夏所尚未變其禮也有罪指桀帝臣言賢者乃上帝之臣不蔽顯揚也簡别也周有而下武王事賚予也富者禄之也周至也權稱錘也量斗斛也興滅繼絶謂封黄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囚復商容位也寛則得衆而下夫子之語也

寛則為衆所歸信則為民所頼敏則與天同運故有功

公則一視同仁故說此四者夫子所常言而帝王之所
以治國平天下者也此章歷叙堯舜禹之相傳夏商周
之相代如膺天命順民心用人才以至政治之纖悉舉
不外乎執中之一言而終之以夫子之四語然則接去
聖之統壽斯道之脉而為萬世之標凖者端在於是此
門弟子之所以識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

費（芳味切）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於虔切）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尺遂切）納之吝謂之有司（致期刻期也賊害也猶之如云等是出納之吝者吝於出納也）

上章寬信敏公大抵是言其存心處此章尊美屏惡大抵是見於行事處所欲者仁自然不貪不以衆寡小大而為之敢慢自然不驕不戒則難於責成矣慢令則難於刻期矣虐暴賊皆害人之名有司者吝於施與之謂知所尊又知所屏則君人之道孰外於此哉此夫子之聖政萬世之大法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命即天命

首篇之首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篇之終復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以此見得到不慍處非知命不能也學者學為君子耳於此事未能無疑則是與日用而不知者均之為凡民也何君子為哉知禮則視聽言動不妄所以立立其所以為君子者也知言則詖邪淫遁不欺所以知人知其所以為君子者也首篇自時習朋來而至於君子終篇由君子而至於知禮知言而學之始終備矣君子之本末明矣學者不能深求其旨服

膺其義則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也必矣嗚呼其懋戒哉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邵敬修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一

宋 錢時 撰

古文孝經

先儒謂孔氏之家取先世孝經定本與尚書論語同藏屋壁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河間顔芝之子出十八章是為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時今文之學已盛反遭排詆不得列於

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
偽疑真孤學沈厭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秘學生王逸於
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為作稽疑一篇時人多譏笑者
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
鄭爭難蠭起卒行鄭學自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為定
愚觀孔安國尚書序至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之語
未嘗不悵然太息使其可知則百篇之義當不止於五
十有九矣此書二十二章與之同出幸且無恙而忍排

詆之乎今文與古異者雖亦無幾而辭乖義舛謬爲標目鄙淺特甚大失先聖從容問答之旨安可茍狥也本朝列聖以孝治天下篤生賢哲大道昌明獨於古文一書知所崇尚後生晩學敢不懋哉

仲尼女夷切閒音閑居曾子侍坐子曰參所林切先王有至德要因妙切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音汝下同知之乎

仲尼孔子字也閒居燕居也曾子名參字子輿至德者德之至要道者道之要也上下槩言尊卑長幼

夫子將語曾子以孝故先提至德要道稱賛而問之德

者得其本心之謂道者無所不通之名非德之外又有道也得此為德行此為道非二物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人人皆同此性皆具此道德惟無以若之而反害之是以意我藩籬血氣用事乖爭陵犯相挺以逞而怨仇交作矣先王盛世非外立一法强民使從已也亦曰有至德要道以順乎天下不拂亂其所固有而已性本和也本睦也尊卑長幼本相愛悦也同然之感如響報聲民心翕從行乎大順

盎然天地間皆春風和氣矣何怨之有哉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音扶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古者席地而坐師有問避席起答禮也不敏言遲鈍也何足以知言不明所問至德要道之旨也

此則論至德要道之在孝矣得乎本心無不是德何以曰至順此而行無不是道何以曰要蓋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良知良能匪慮匪學未聞外此而他有所謂德者是德之本也故曰至德極至之謂也教所以闡明斯道

為風化之大原未聞有外於此而他有所謂教者是教之所由生也故曰要道樞機之謂也此二語一書之綱領節節發揮無非此旨

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如字坐吾語牛據切曾子起對故使復坐而語之體四肢也膚肌膚也毁虧壞也

此方語曾子所以為孝者如此也三復不敢毁傷一語為之感愴不顧父母遺體逞情欲鬬血氣輕生而弗之

卹者只為敢後遂無所不至凛然兢懼常懷不敢之心則凡起居飲食交事應物隱若手提鋭刃將加乎父母之身也安敢縱乎一髮膚之微毀傷之且不敢況敢冒危犯險以投憲網泚迷湛溺以自夭閼其生乎此為人子者第一先務故曰孝之始雖然是特形體耳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非特形體之謂也本性本善本心本良渾然天成本無虧缺保養不失毋忝所生方是立身順此而行須臾靡懈方是行道立身行道而名或不

揚於後世猶是工夫有欠抑猶未也實孚而名揚身沒而不泯父母由我有光榮焉始了為人子者之事故曰孝之終

夫音扶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尹吉切修厥德大雅詩文王篇聿發語辭

此又申明立身之旨也夫所謂孝者始於事親而已豈但左右無違而謂之事親乎中焉事君能盡其忠即所以孝於親也然而立身上或有未慊則所謂全而歸之

者不無可議故必終於立身而後可也立身如何修德是已修德則不昧其本性之善不失其本心之良清明融怡俯仰無愧直至於此方為盡孝道焉故文王篇謂無念爾祖可乎亦聿修厥德耳

右第一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津忍切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上章已止故再書子曰以明更端親謂父母也德教

即上章所謂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刑乃刑于寡妻之刑言為之法則也天子言為天之子甫刑吕刑也吕侯之後改封於甫故因以云

慶吉慶也賴依賴也

此下五章則開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孝如此前章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豈徒為之立説區區空言以詔天下乎伊尹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邦家終于四海實德實行施由親始不可誣也故此論天子之孝申明而發揮之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愛親之心天下人人之所同也及其長也知敬其兄是敬親之

心亦天下人人之所同也一念愛敬則凡有親者皆可愛可敬矣何者而敢惡乎何者而敢輕慢之乎古之人所以俯臨民上若赤子之保如大祭之承者非外施此於天下也即我愛親敬親之心自然有所不敢也是故愛敬之實的的盡於事親略無欠缺不滿之處則此德之教加於百姓舉凡四海是則是傚而莫不一於愛敬矣莫不一於愛敬而四海之孝皆天子之孝矣此一人有慶兆民之所以賴也愛敬不盡不祥莫大焉何慶之

有何頼之有

右第二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力智切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不越法度溢者滿而泛溢也社土神稷穀神諸侯有國則祭之民庶民人者有位之人書曰在知人在安民諸侯列國之君詩小雅小旻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冰恐陷也

魯君自謂寡人生於深宮之内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哀未嘗知勞未嘗知懼嗚呼此驕奢之病根也有國之主狃於富貴以驕奢為當然殊不知驕未有不危奢未有不溢危且溢傾敗隨至富貴非我有矣可長守乎夫子此章拳拳富貴不離其身正切人情所欲而言警動極有力非徒守富貴為身計也富貴者先君受之天子以遺其後嗣以保社稷和民人繼繼相傳而不絶者豈一已私物可取為恣情縱欲之具也天子之

命於汝而墜先君之世於汝而斬富貴不守社稷爲墟
謂之孝可乎分茅胙土俾有社稷其實正在和民人耳
一和字其責甚重纔不和便失分任司牧之意便失代
天理物之意和民人就保社稷上看保社稷就長守富
貴上看長守富貴就不驕不奢上看不驕奢當就戰戰
兢兢上看戰戰兢兢凜乎如深淵之臨薄冰之履安敢
放逸不放逸自然恭安得驕自然儉安得奢不驕不奢
不危不溢則道心無累天德內融變化云爲無非大順

而民人上下莫不一於和矣此雖論諸侯之孝與君天下初無異道故周公首戒成王無逸欲知稼穡之艱難

右第三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下孟切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下孟切下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烏路切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詩云夙夜匪懈佳賣切以事一人法服者先王所制禮服也法言者法度之言德行者

有德之行也無擇所言所行皆是一無可揀擇也三者服言行也宗廟卿大夫立三廟以奉祖先卿六卿大夫

二十七大夫詩大雅烝民篇夙早懈息一人謂天子也

不敢二字人心之大閑反躬修省此其律也經曰不敢康曰不敢荒寧曰不敢自暇自逸曰不敢盤于遊田而此書亦每每嚴斯戒自古亂臣賊子造一切滔天罪狀都只就敢上做出苟敢矣復何所忌憚也哉服者身之表未有君子而小人之服者亦未有小人而君子之服者先王垂範莫不有制蓋甚嚴也一違其制即僭奢無

章矣言曰法言行曰德行先王豈外人心以為教哉不失其本心則言無非法行無非德言而非先王之法即無稽矣邪説誣民妄偽馳騁矣行而非先王之德即偽行矣為比德為惡德為凶德無所不至矣於斯三者凜然懐不敢之心自然不蹈其非是故非法則不言非道則不行也前曰德行此言非道不行以明德與行非二致是故之下獨舉言行而不及服蓋非法服不敢服即止矣他無所用其力也若夫德行則於反躬修省尚多

工夫非法不言而或有可擇之言未可也直是口無擇言而至於言滿天下略無口過方盡善也非道不行而或有可擇之行未可也直是身無擇行而至於行滿天下無怨無惡方盡善也曰服曰言曰行如上所陳無一不脩然後始能守其宗廟為卿大夫之孝愚端誦此章至於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未嘗不為之感嘆夫立乎人之本朝佐天子理四海一言之失一行之虧關國體之安危係民生之休戚於我乎在豈細事

也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後可也用力微懈即怠即放種種皆差

右第四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詩云夙興夜寐無忝吐簟切爾所生資取也言孝則兼愛敬長謂官之長也事其上兼言君長詩小雅小宛篇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

非謂於母但愛而不敬也母子恩勝故取其愛亦非於
君但敬而不愛也君臣分嚴故取其敬若父則兼愛敬
而適均此皆人道之大凡因其至情開陳之為下文作
準的以示訓也為士者不專主敬而以孝親之心事君
則無不忠矣以敬君之心事長則無不順矣忠順兩盡
略無缺失以事其君長然後始能保爵禄而守祭祀為
士之孝也此其工夫全在無忝所生上父母全而生之
渾然天成至粹至美本無不敬本無不愛本無不忠本

無不順直是夙興夜寐戰戰兢兢無須臾微懈方是無忝平居暇日暗室屋漏工夫不繼有歉於心到事父事母事君事長時乃始曰是宜敬也是宜愛也是宜忠宜順也則十二時内有忝所生多矣謂之孝可乎末舉詩云最宜深玩此旨當卿大夫通看臣之事君初無異道士卑故又言事長

右第五章

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羊尚切）父母此

庶人之孝小止而再言故又記子曰因天之道不失其耕種之時也因地之利不失其地之所宜種也謹身不敢妄作節用不敢妄費

治古之世所以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農夫小民皆修德學道之士也哉因天而不失其時因地而不失其利又不妄作近刑戮不妄費致凍餒是雖利用出入由之而不知至若所以因所以謹所以節則未嘗非道也如是以養其父母亦可無憾矣後世號為士者往往不屑於力農或反遊蕩日浮侈縱而不知檢身既

汚辱家亦破亡非特無以養父母且危父母矣視庶人之所謂孝何如也

右第六章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無終始言於孝道不能有終始也患禍也

總承五章之後復言終始之義警策尤更深切如上所陳而不一一各盡其道固不可或者有始而不能有終則亦未有不及於禍者且愛敬者德教之原也德教者

治安之本也本原一失喪亂之端四海將不可保而禍及身矣豈但無以刑四海而已哉曰諸侯曰卿大夫曰士庶人莫不皆爾聖訓歷歷昭如日星即事證言合若符契未之有謂必至無幸也可不懼諸可不鑒諸

右第七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音扶)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下孟切)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經常也義宜也)

則法也明者昭然顯著也

曾子聞自天子至庶人其孝如此而無終始則有禍忽發甚哉之嘆稱孝道之大夫子知其已明斯旨於是又推三才之一致而申明先王之德教如此焉夫人但知善父母為孝安知天之所謂經者即此孝乎安知地之所謂義者即此孝乎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知其為教則知其為經矣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其為教則知其

為義矣在天曰經在地曰義在民曰行一也無二致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此一是字正指天地之經而言
豈天地之經在彼而民强則之於此哉天即吾心也地即
吾心也孩提知愛不學而能即所謂經也意蔽情昏始
支始離是故不可以不則焉則之如何以此經為凖的
使不失其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所以使之則
也始言天經地義次言天地之經後又變經言明以見
義即經經即明昭然灼然非二道也因字最宜細玩聖

人亦豈外立一教以强民哉天地之經人心所固有因其固有而道之所以順天下也今文天明之上不曰因而曰則因地之下不曰義而曰利失其旨矣惟因故順惟順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故凡後世愈肅而愈不成愈嚴而愈不治者不順故也由外鑠我而不因其本心故也至哉因乎非聖人其孰明之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下孟切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呼報切）惡（烏路切）而民知禁詩云赫赫（火白切）師尹民具爾瞻（先者躬行於己以率先之博愛言無所不愛也遺忘也陳見於政事導迪之使行也禮防人偽樂養人心故和睦好言所好在善惡言所惡在不善知禁知所禁忌而不敢犯也詩小雅節南山篇赫赫顯明也師尹太師尹氏也具俱也）

先王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而教之可以化民如此故但先之以博愛而民自然莫遺其親但陳之以德義而民自然興行但先之以敬讓而民自然不爭但導之以禮樂而民自然和睦但示之以好惡而民自然知禁以順

天下此之謂也太師尹氏赫赫于上民且莫不於爾而觀瞻況人主天下表儀因其所固有而順導之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焉可誣也焉可强也此與首章至德要道及次章德教加於百姓相發揮正所謂天子之孝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故博愛施由親始非無差等云也無差等者墨氏之説也浮屠氏之教也韓文公便指博愛為仁大差

右第八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鰥古頑切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享許丈切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下孟切四國順之

明王明德之王也遺忘也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也治國謂諸侯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治家謂

卿大夫臣家臣詩大雅抑之篇覺悟也四國四方國也

前言德教加於百姓其旨詳矣然天子之孝又莫大於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而諸侯之孝又莫大於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卿大夫之孝又莫大於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於此特變先王而稱明王以發斯義明者本心洞然略無微蔽故其以孝治天下也公平一視略無偏黨之私焉巍巍大君下視小國之臣最易忘也而不敢遺況建邦設都為五等之諸侯者乎是以人

心感悅萬國攸同莫不懽忻愛戴乎我而我得以事其先王也諸侯之於國卿大夫之於家事先君事親遞遞皆然而其要旨只在不遺不侮不失上然此章專論明王孝治天下而併及治國治家者何也蓋天下一心風化一原明王在上而卿大夫無以得人之懽心諸侯無以得百姓之懽心則是天下之大體有虧而所謂孝治者猶未盡也直是治國者無愧於事先君治家者無愧於事親方為大同之化夫然故以之事生則親亦懽心

也自然安以之奉祭祀則鬼亦懽心也自然享晉天之下陶陶然皆春風和氣略無纖毫乖戾災害自無由生略無纖毫違怨禍亂自無由作此明王孝治之極功也故復總結之曰故明王之孝治天下如此雖然徒謂之德行而實未有覺則亦不能動人矣惟有覺之德行常覺常明同心同感四國之所以順也有覺正謂明王

右第九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人之行下孟切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夫音扶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嚴尊敬也郊圜丘祀天后稷名棄堯舉為農卿舜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封於邰為周始祖十五世至王季生文王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宗祀文王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宫居國南是陽明之地故曰明堂上帝即天非有二也以主宰言之則謂之帝耳故經言昊天上帝說者頗多曲為分別殊不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是嚴父配天之實證豈二也哉曾子猶有其乎之問是猶未真知孝之為大也夫子於

是又推而言之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即性也天地萬物皆於此乎出也有天地而後萬物形於其間因指萬物曰天地之性豈天地有此性而分以授萬物哉萬物即天地也無二性也無先後之間彼此之殊也故曰明目視之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明此不可見聞之旨可與言性矣惟人也獨於其中稟五行之秀為萬物之美而又莫貴焉然所貴於人者以其孩提知愛知有親也人而不孝與草木無異與禽獸無異故人

之行又莫大於孝焉善事父母皆孝也然有父而後有母易彖乾坤服分齊斬固不同也而孝又莫大於嚴父尊嚴其父至於配天則至矣故又莫大於配天焉昔之人有行之者其周公乎非嚴父配天之事皆不周公若也葢其禮自周公居攝而始備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之謂也然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嚴父而上人人所同若夫配天則天子之事舉其極盛者言之下文乃發揮嚴

父之旨而申明聖人之教所以順天下者如此也

故親生之膝星七切下以養羊尚切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孩提之愛是親愛之心已生於在膝下之時日嚴者日長一日漸知尊嚴父母也本謂本性

方在膝下而親愛自生及漸知養而尊嚴日至此非慮而知也非旋學於外而能也本有之性則然也聖人灼知此性人人所同於是因其嚴而教之敬敬則無須臾

微𣲖而所謂日嚴之心常不失矣因其親而教之愛愛則無意念微累而所謂生於膝下之心常不替矣故夫聖人之教所以雖不肅而自成雖不嚴而自治者豈有他哉因嚴因親皆其本有之性故也

右第十章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續繼續不絶也親有君之尊故曰君親臨臨其上也

此又承上文所因者本而發之父子之道乃其天性自

然如此孩提知愛其親豈學而能慮而知哉所謂本也凡處父子而失其道者欲念昏之情偽奪之血氣亂之非其本性然也有能於此不使外物為心害則天性昭昭而父子之道得矣安有不孝者哉且尊卑相承又有君臣之義家人所謂嚴君焉者非可瀆也況父母生之不特今日得有此身而已繼繼綿綿終古不絕其為嗣續莫此為大而又君親之尊臨覆在上其為恩義之厚莫此為重然則為人子者烏可以不盡孝道也夫子此

章發明父母事體最為深切觀其荅期可之問止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而不他及則宰我之與曾子地步可知矣

右第十一章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音洛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切 悖亂也 容止儀容舉止）象似也詩曹風鳲鳩篇淑善忒差也

此亦專言德教在愛敬其親上至稱君子而曰進退可度則是槩論凡有國有家者矣夫愛親者德也不愛其親反愛他人是謂悖德敬親者禮也不敬其親而反敬他人是謂悖禮先王德教惟曰以順天下而已今以其順則既逆之民何所取法乎世衰俗薄家人父子戚然

而相仇往往疎者反親淫朋比德反不翅若骨肉詡詡取下相媚悦以為容此曾禽犢之不若豈足多罪若方外異端之學自謂有志於道者而乃斷棄綱常離絶倫類然後方入其學不知所謂道何道也其實則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耳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凶德二字結正罪狀甚嚴然則學不本於經世斬然自立於名教之外者可不懼哉君子不然言則便須可道不可道非嘉言也行則便須可樂不可樂非善行也可道可樂言行之

準的最宜深味東平王謂為善最樂夫為善之人身心舒泰夙興夜寐無非大順是故樂莫樂於為善行身不義舉錯乖方為公論所不容為大法所不宥惴惴朝夕如坐囹圄樂乎不樂乎德義至於可尊則實孚而望隆矣作事至於可法則時措而皆合矣容止至於可觀進退至於可度則動作出處舉無一之不中節矣無斯須放逸無毫釐差失與前所謂凶德正相反矣以是而臨乎民上是以其民不特畏敬且愛慕之莫不相與則傚

而求似其所為焉無他順故也此德教之所以能成而政令之所以行也淑人正在於善而不在於凶德者容止進退是謂其儀

右第十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羊尚切則致其樂音洛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

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居平居無事時也致極也盡也養飲食之奉樂悅其志也亂謂凡逆亂不順之事醜同類已之等夷也兵者兵刃相加也三牲牛羊豕謂大牢也

此下數章多敷明首章之旨而此章則所謂始於事親者也五箇致字當就本心上看發於本心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然莫不中節有纖毫意念即蔽即虧即支即離安能無所不盡其至也子游固習聞致哀之語但纔說致乎哀而止便有病五者皆備是養生喪死種種略無缺失然後方謂之能事親雖然又不可不知所戒也居

人上當戒於驕驕則亡矣為人下當戒於亂亂則刑矣在等夷儕伍之中當戒於爭爭則將以兵刃相加矣此三者不去皆喪身危父母之道雖日用大牢具奉口體猶為不孝甚言三者之不可有也

右第十三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一遙切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三千即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也要者有所挾而求上君上也非者不然之

也

此承上章而極言不孝之罪如此其大也夫君者尊無二上豈可要乎而敢要之是無君矣聖人者大法之所自出豈可非乎而敢非之是無法矣孝者人子事親之實德又可非乎而敢非之是無親矣無上無法無親皆三綱五常之所為不立而人紀之所由以壞者是致大亂之道也一箇孝字纔謂之不然便是無親與無上無法同名大亂况真不孝乎此正形容不孝之罪所以莫

大者如此

右第十四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大計切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則數明要道矣首章專主於孝而此兼言孝弟禮樂併及父子兄弟君臣以廣要道之旨發揮旁通周徧普

洽無往而非孝也樂之感人最深且速感淫哇之音即
邪心生感中正之音即善心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凡文為制度
之節皆天則之自然居上而無禮則危居下而無禮則
亂矣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夫子並舉四條乃獨於禮
下申明其説見得要道在於行教而教道之行却全在
禮然禮豈徒玉帛之云哉所以行吾敬也孩提知愛誰
無敬父之心長而知敬誰無敬兄之心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元首在上資爾股肱誰無敬君之心蓋未有敬其父而子不悅者非特其子悅之凡為人子者皆悅矣未有敬其兄而弟不悅者非特其弟悅之凡為人弟者皆悅矣未有敬其君而臣不悅者非特其臣悅之凡為人臣者皆悅矣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同然之感應如響報聲不期而自應也是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雖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夫是之謂要道也

右第十五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豈苦在切弟待禮切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家至一一皆至其家也日見逐日見其人也詩大雅泂酌篇豈弟樂易也

此則敷明至德矣首章先至德次要道推而達之也此則先要道後至德遡而求之也前章曰敬曰悅此章曰教曰敬教而敬敬而悅次第參考而所謂德之本教之

所由生其旨昭昭矣夫君子之教人以孝豈一一皆至其家日日面見而諭之哉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蓋未有敬其父而子不悅者與前章正相應斯感斯化翕然大同自有不約而孚不言而喻耳教以弟教以臣皆然此君子所以豈弟于上而民父母之無他人皆有此至德故也君子以至德順民所以感其同然之心而莫不一於順也茍非至德則要之於此而違於彼強之於東而叛於西矣安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第十六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明地察神明彰矣明察皆謂曉達也長幼者丁丈切

言乎其家上下者言乎其國神明即天地之妙

此又承至德要道順民如此其大而極言無所不通之旨人知父母吾父母耳安知父母之即天地也何者已之心即父母之心父母之心即天地之心凡未明所以事天地是未明所以為父母也未明所以為父母是未

明所以為已之心也惟昔明王洞然無蔽與未明者之事父母不同其事父孝而事天者便明通天於父也其事母孝而事地者便察通地於母也一家之長幼順若上若下便自然治通國於家也夫事父母而至於天地明察則神明之妙昭然灼然變化無方不離日用矣是豈髙深幽遠在吾心之外也哉神而曰明以表非隱昏者自蔽覺者自知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

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親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子祀明堂釋奠先老有尊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上節大旨在通乎天地故結語他皆略之惟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此節大旨在通乎鬼神故結語他皆略之惟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觀書者先明乎此而後聖訓可通也先儒謂天子至尊繼世居長宜若無所施其孝弟者而必有所尊以言其有父焉必有所先以言其有兄焉致敬宗廟事死如生無須臾而忘其親又恐身不

修行不謹將傾將覆以辱其所自出而不敢不勉焉此皆事親實用力之地也夫事親而致敬於宗廟豈徒犧牲粢盛區區禮文之末哉敬則此心清明周旋俯仰無非妙用而鬼神之德昭昭矣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至極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思念也

此乃總結上文兩節之旨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四海同也萬古同也天地同也鬼

神同也此道本同而有不通者孝弟未至也苟至矣即通於神明矣豈惟神明吾本心之光含覆無外而且無所不通矣是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而翕然大同無一念慮之不我服者服其所同然故也此章極論孝弟之至無所不通而首以明王為言明即至矣至即通矣嗚呼旨哉愚嘗因是觀曾子書有居處不莊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菑及於身敢不敬乎又曰仁者

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天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行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然則曾子服行師訓其庶矣乎雖然食息居處動靜語嘿無一時之非孝無一刻之非孝何置何行何塞何衡之可言也恐記者誤

右第十七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丁丈切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下孟切成於内而名立於後世矣長官之長也理者有倫而不亂内謂閨門之内也

此則所謂立身揚名而與第五章士之孝相表裏也前言明王此言君子前言君道此言臣道明王與君子固不侔而君子之事則又大非常人比矣常人之孝未必便可移於君常人之弟未必便可移於長常人之居家

理未必便可移於官無他不明故也君子之心通達無
蔽孝親即忠君弟兄即順長理家即治官惟無所不通
是以無所不可移非真知此道本一無二將見觸事牆
面東室而西礙矣如之何其可移哉惟可移方是行之
成處方是變通不窮經世有用之學是以行成於內而
名立於後世自然不泯謂之行成於內則雖窮居約處
不見其用而名固未嘗不立也雖不用猶用也夫子答
奚不為政之問正是此旨

右第十八章

子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宫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具禮言治國平天下之禮皆具也徒役皁牧也

此正發明上章所以可移者如此具禮二字最宜深玩古先聖王立大經明大法所以維持三綱五常於不壞者禮而已矣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有生之不如無生也志曰人而無禮則近於禽獸言人紀散亂世道陵遲尊卑長幼混然與蠢蠢羽毛而爭食者無以異也

唐明皇時誣詆古文謬謂閨門一章鄙俗不可行嗚呼豈唐之君臣所能知哉嚴父之禮即可移於君者嚴兄之禮即可移於長者妻子臣妾之禮猶百姓徒役然即所謂可移於官者

右第十九章

曾子曰若夫音扶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音余下同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昔者天子有爭音諍下同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力智切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安親謂生則親安之聞命謂此數者已聞夫子之教從父命謂一於順從也爭謂諫止其失也曾子苟通慈愛恭敬安親揚名之旨則無此問矣夫子重提是何言與而責其言之不通所以警策之也自古人主未有無道而不亡者此言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非謂果以無道而不失也蓋有人焉正救之則過惡不形

端萌遂窒一反其無道而為有道之事斯其所以不失
耳乃若繩愆糾謬左右無人拒諫飾非剛愎自用則喪
無日矣雖無道三字所以甚言諫諍之不可無也雖無
道而且不失苟未至無道而忠讜日聞則其為益何如
哉有國有家莫不皆然以至爭友爭子皆人道所斷斷
不可缺者友不爭而使令名之不保固友之罪也子不
爭而使陷身於不義非父自陷子實陷之是奚可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於虔切得為孝乎

觀此書所告有曰以孝事君則忠曰事父孝則忠可移於君所謂忠者豈逢迎茍狥之謂乎知逢迎茍狥之非忠則知逢迎茍狥之非孝矣曾子至此乃復以從父之令為問則不惟不通於孝是固未通於忠也夫子責其言之不通而於章末特與君父並言最為明切

右第二十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補過補君之過也烝民詩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將助也匡正也詩小雅隰桑篇心乎者一心乎愛也遐遠也謂猶言也

復承上章專明人臣忠君之義以形容為人子者不當一於從令也君子之事上進侍左右則思盡已之忠退而家居常思補君之過若夫美德固宜奉承至於惡行而亦奉承可乎隨即正救而止絶之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通此上下之所以交而志通也此所以能相親者

也苟心知其非謬以為是阿諛順旨逢君於昏則賊矣豈相親之道也哉為人子者深味能相親之言將順正救並行而不悖庶乎其可矣雖然非中心親愛念念不忘不能爾也故援詩以證之他日曾子答單居離之問曰父母若行中道則從若不行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出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正合夫子斯訓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於豈切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音洛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音官槨音郭衣衾而舉之陳其簠音甫簋音軌而哀戚之擗婢亦切踊音勇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喪親居親之喪也偯哭餘聲容容儀也文文華也美好也旨美也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而斂之也陳設也圓曰簠方曰簋皆黍稷器古以竹為之後世易之以木擗以手擊胷踊足躍于地送送葬也卜鑽龜而卜其凶吉也宅墓穴兆墓域也厝置也春秋包四時而言生民之本言民之生其本端在孝也

喪則致其哀嘗提其綱矣然送終一節猶未詳也末章發之號痛氣竭自然不偯情緒荒迷自然無容觸事生哀自然不文方毀瘠華服自然不安方在疚聞樂自然不樂方茹苦美味自然不甘此哀戚之情發於本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宰我以期喪為可已子曰食夫稻衣

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罪之深矣禮親始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三日而食是乃教民無以死者之故而傷其生雖甚毀瘠亦不至太过以滅其性也本性本中是謂天則太過失性之正傷生以身言滅性以理言此聖人之政體制如此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一月而禫又一月而吉喪不過乎三年者又所以示民之居喪有終焉棺槨以下叙送終節奏

之詳舉而斂斂而奠已而有祖有遣而送之以葬葬而
虞虞而祔終喪而四時有祭夫人之生尊卑長少羣居
乎天地之間與禽獸異者孝於父母而已生而不孝猶
無生也是孝者生民之本也生事愛敬如前所陳死事
哀戚如此所叙則生民之本庶乎其盡矣養生喪死之
義庶乎其備矣養生喪死兩無遺憾而孝子事親之禮
庶乎其能終矣

右第二十二章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一